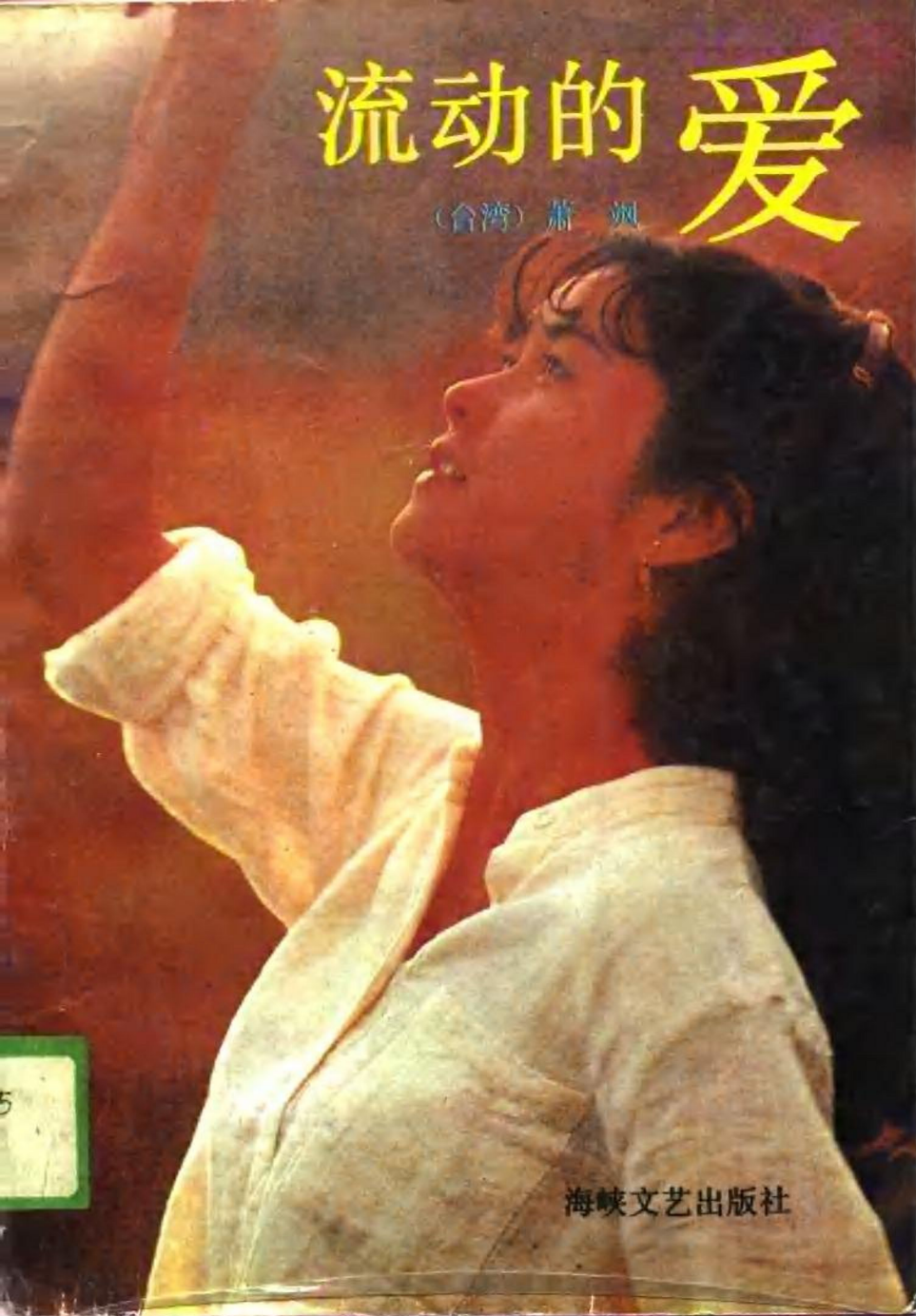


流动的爱

(台湾) 萧 飒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
3540

3

BK97102

流动的爱

福建省出版总社图书资料室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1989·福州

流动的爱

萧飒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.75印张 215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

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10

ISBN 7-80534-101-X

I·92

定价: 2.55元

第一章

利一失踪了。

是早上先生娘月琴下楼来，经过诊室门口没看见丈夫，便探身进来问着光美：

“医生呢？”

“嗯？”

光美一下子给问住，搁下那些正准备装入高压灭菌器中消毒的纱布、棉花……反问道：

“医生下楼来了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月琴原来预备出门的，穿了身蓝底白点的洋装，腰间系着白色细腰带，将她中年后日渐发胖的身材捆扎得更显臃肿和多肉了。这一会儿，因为不安，她更加觉得燥热，衣裳已经汗湿，只好催促光美先开冷气，然后说：

“早下楼来了，一直没看见吗？”

光美摇头，她的年轻使得那茫然神情尤其纯稚而动人了。

“那……会到哪儿去了呢？起床就没看见人，这么一大早，还以为在楼下呢！”

月琴摇起手上捏着的电话缴费通知单和房屋税捐，想借着风动使自己凉快些！

“早上就这么热！不用等送风，直接开冷气吧。光美，你楼上也找找看，会不会在二楼？”

光美将冷气拨到强冷，匆匆奔上二楼。

上了楼就是饭厅，往前是在平夫妇卧房，和空着的在论房间，再才是客厅。平常光美极少到前进客厅去的，只见太阳光亮花花地透过窗玻璃，映得一屋子亮敞，但是却不见一个人影。她忙又折回楼梯口爬上三楼。明明知道月琴才由三楼下来，利一不可能逗留楼上，可是光美仍然轻轻唤着：

“医生！王医生！”

除了光美自己的声音，四周安静得厉害。在这八月底溽暑的季节里，深而长型的老砖楼房的某些部位，仍然散发出一种霉湿的阴冷气味，叫人忍不住打个寒颤。

光美有了怯意，忙忙又跑下楼来，告诉月琴：

“没有。”

月琴自己也到后屋厨房问过烧饭的阿婆：

“阿婆说天刚亮看见医生出去了。”

“上街？”

“到哪儿去了呢？也没跟我说。”

月琴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坐在候诊室的褐色皮沙发里叹气：

“从来没有这样过啊！急死人，失踪了吗？”

“不会吧！”

光美无法相信，象利一这样大家尊敬的医生，怎么可能和孩子一样失踪走丢了呢？

但是月琴仍然说：

“真的，失踪了哪！”

晌午时，两名等候多时的女病人开始不耐烦地责问光

美：

“医生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呢！这样吧！请下午再来看看，好不好？”

利一平时真是几乎不出门的，九点开始门诊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诊室里。今天，却不顾虑病人，无缘无故失踪了，光美也觉得不可思议。

午饭也没有心情吃，月琴更加着急了：“不会出事吧？”

她问着光美，圆圆胖胖的大脸盘因为焦虑而不再似平常的和乐愉悦。

“不会吧！”

光美低声回着话，也是安慰自己，这样异乎寻常的事，真叫人觉得不妥呢。

“拨个电话给在平问问。”

月琴自己查了电话登录簿，拨了号码找着在信用合作社业务部任职的大儿子：

“爸爸不见了。早上就不见了，阿婆看见他出去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……没关系？怎么会没关系呢？他从来没有这样过的……你最好再问问素淳，她早上出门早，也许遇见爸爸了，问跟她说了要去哪里没有？……好，我等你电话。”

月琴挂了电话，抱怨地告诉光美：

“说爸爸失踪了，他说没关系。”

光美想笑，可是觉得不妥当，忙忍住了。

十分钟后，在平拨了电话回来，说素淳也没看见利一出去。

“大概出去走走，买东西吧！”

光美宽慰着月琴。

月琴摇起头，颓然坐着，大概又想起什么不祥的事，喃喃呓语着：

“怎么会去买东西呢？我看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光美，昨天晚上，医生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或者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……”

光美摇着头。因为月琴的提起，她想着昨晚还和自己面对面的利一。已经不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，事实上，利一也向来少说话的，他只是经常以一种忧郁的神色观望着光美，令光美觉得不安，但却又并不是难堪的。

“光美……”

“嗯……没有啊！医生没有说什么。”

“那，去哪儿了呢？”

光美掩饰了不安，天真地说：

“大概出去走走，散步。象我们住在山上时候，常会到处走走。我妹妹玉莲，有时候一整天也不回家，去采橘子，捉……”

“光美，”

月琴因为心烦，责怪着年轻而不着边际的光美：

“这不是你们山上啊！嗯……我看，再不回来，得出去找找了。”

利一半夜为虫子叮醒。他开了灯，查看自己腿上被咬得红肿的部位，又翻开陈旧有着湿气的毛毯检查，才发现那不是跳蚤，而是一种深褐色细小的寄生虫类。

他难以再入睡，干脆拉过竹椅靠窗口坐着。那窗户是木框的，漆着深蓝色油漆，因为时间久了，漆色斑剥的地方，露出裹头幼嫩的底色，在这宁静的夜里，看着倒象是朵朵新突绽开的水蓝花蕊。

利一用袖口擦拭了一遍玻璃，白色的衣袖立刻沾上一层黑垢，可是窗外却依旧黑死，他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不过，他倒更清晰的听见了那一波又一波的海水拍击声音。

昨夜梦里，白色的浪席卷着细沙；海风、潮声，就如今夜，凄唳而令人心恸的。利一终于有了想去看海的念头，也许八年、九年，或者十年，甚至更久的时日，他不曾亲近过大海了。少年时的利一，是乘船远赴日本求学的，虽然航程中呕吐和晕眩使得年轻的他身心交瘁，但是利一仍然深爱那大海的磅礴和千变万化。是什么使他在日后逐渐的疏远了海呢？工作？生活？还是年纪？利一已经无从验证。可是，梦中的大海，确确实实唤醒了他的向往。

利一悄悄出走，带着相机和镜头，装在一只特制的黑色皮箱中，背在肩上竟然觉得沉重哪！他已经多年不用此物，有了年纪的人，对重量的感觉，毕竟是和年轻时大不相同的！

相机是早时买的，海萨布兰560C有折射式的展孔，同时也可以由上面观景镜片直接看见全部投影的景象，那使他觉得容易摄获画面。但是，利一只用黑白的一二〇底片，所以冲洗后的像片，却和看见的彩色景象，又不大相同。那时候他热中摄影，喜欢安塞·亚当斯的山景，更喜欢他黑白两色间竟然有着千万种层次。不过利一不拍山，他只喜欢海，所以他有成千上万张不同黑白层次的大海。

利一没有惊动熟睡的月琴，离开诊所时，天色灰亮，但是附近的菜市却已经人车熙攘。利一经过时，略略显得有些匆忙，有人与他招手，他也回礼，但是却一点记不得那人是在何处认得的。

来到车站，天色已经清亮，学生和赶早上班的人，挤着向台北方向的站牌；唯有利一买了相反方向的海线客运车票。

出了小镇大约十多公里就是海口；不过利一买的却是到终点的票。车上乘客不多，疏疏落落散坐着。利一前面是名少妇，用花布兜着个两、三月大的婴儿，她吃力地侧着坐，深怕压迫到背后的孩子。小婴儿已经睡熟，细嫩的小嘴向着利一，偶尔还那么闭着眼咧嘴一笑。利一看得出神，这就是纯真吧？虽然在平、在论也有过童年；诊所里每天也有生了病的孩子进出，可是利一却只在这时才惊觉到他们才是所谓的纯真。

少妇和婴儿下车后，利一开始觉得倦怠，虽说刚起来不久，但是车身摇晃，本来就有着催眠作用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利一醒来，急驶的车窗外竟然是一片辽

阔耀眼的大海，莹白的太阳光在波澜间闪烁，碧蓝得使眼睛迷乱啊！

利一拉了车上线铃下车。

他没有走下沙岸，而只沿着公路向前。利一是想寻找一处近似梦境中的海岸。虽然他也已经不复记得梦中完整景色，但是他坚决这么做，所以继续走着。

中午利一在路边小饭店吃了炒面和鲜鱼汤。那鱼是不曾见过的，墨绿中夹着红色细纹，店主也叫不上名称，只说：

“吃了不会死的，我们经常捕到这种鱼。”

过了石门，公路上更加冷僻，海岸的变化不大，海面一样的和煦耀目。利一背着沉重的照相器材，但是他并不急着拍照，他喜欢这里腥冷的空气，使他觉得舒畅而没有了杂念。

黄昏时候，利一来到有着新旧两条长街通往附近渔村的小乡镇。他从前来过，知道前街已经都市化，有着各种餐饮、海鲜店面……只有后街仍然保留了几十年前的古朴和拙旧。

他在后街寻了处小旅店，陈旧的木头梁柱，浴厕都是公用的。利一要了间小房，阴湿而且清冷，推开木窗，就是临着小公园边上的一排茶室，五、六家挨着经营，从前有驻兵时，曾经热闹过，如今则惨惨澹澹。不过，要是从小窗看远了，就是那片大海，一望无际。

“女人要吗？”

胖老板嚼着槟榔，说起女人自然得就象他的呼吸一样。

利一摇着头，说：

“不必。”

他想早睡，这一天是太过疲劳了。

但是，他却给那噬人的小虫所扰醒；或者，也是因为他心灵的不得宁静吧！经过了漫长的夜，利一愈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趟出门，除了探望大海，也是一种逃避吧！

他决心要去拍照了，但是却没赶上日出。

“那么，就等日落吧！”

他喃喃和自己商量。

越过小丘和一片坟地，大海浩浩瀚瀚地呈现在眼底。今天不是个阳光闪烁的大好天气，海上已经逐渐有了初秋的阴霾，而海水也比昨日来得沉郁。

利一在海边岩石上等待着，那是一段漫长寂寞的时光，但是他坚持着。

等返回旅店，已是夜晚。胖老板和象似他家人的女子、孩子围着圆桌吃饭。那女子对利一友善地笑着，问他：

“吃饭哪！”

“谢谢。”

利一诚意地道谢，然后借了电话拨回家中。

3

“医生有电话回来啦。”

月琴笑逐颜开地，先时的忧虑一扫而空。

看见光美上楼，便立刻告诉她：

“说是去海边拍照，明天回来。真是！叫人担心哪！”

“拍照啊？”

光美也立时觉得轻松起来，欢喜地坐向饭桌。

“是啊！昨天吓死我们了。每家亲戚、认识的，都打电话去问过，妈妈还去派出所报了案。”

月琴给媳妇素淳说得竟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：

“怎么不急人？在平只会说没关系，也不想想，好好个人就不见，怎么会没关系？”

“爸打电话回来，还说些什么？”

在平夹了一筷子清蒸的白鲳鱼，随口问着。

“也没说什么。”

“爸爸喜欢拍照吗？”

素淳在国中里教英文，说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十分清晰，是个娴雅安静的媳妇。

“从前常背着像机到处拍照，不过这几年好象都没看他照过什么？是不是？”

月琴是问在平。

在平搔搔头，不太确定地应着：

“好象是，好象离开台北就不太玩像机了。大概年纪大了吧！”

“爸不算老，看起来好象四十多岁。”

素淳说。

“五十多，快六十了。”

月琴更正着。

“十几年没玩过像机，怎么又想起来了呢？”

在平仍然搔着头，十分不解地。光美第一次注意到，他头发很整齐服贴，是在理发厅吹风整理过的，和利一灰旧任其蓬松的发式完全不同。而且父子俩长相也有异，在平象月

琴，圆脸五短身材，不似利一的修长清俊。

不过，父子到底是父子，不同中又有着几分酷似的神貌，只是光美说不上到底相似在什么地方。

“人的兴趣是会变的。”

素淳说。

“嗯！”

在平不置可否地：

“我和在论小时候，总看他一个人躲在暗房里，一搞两、三个钟头不出来，那时候觉得无聊死了。不过，现在倒是宁愿他有个嗜好，年纪大了的人，有个嗜好，精神才有寄托。”

“爸爸替人看病，一样有精神寄托。”

“那不一样，那是职业。”

素淳笑着，又转向月琴：

“象妈妈这样种种花草，陶情养性真是不错，可惜我没那耐性。”

“你那有哪个时间？每天上课、下课。”

月琴说话时，神色又有些黯然了，问在平：

“刚才你说在论，也不知道最近做些什么？半年多了，连封信也没有。”

“大概还在旧金山吧！他那儿朋友多。我看你就不要替他操心了，那么大的大，会照顾自己的。倒是爸爸，我觉得你应该当心一点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在平神秘地眨眨眼：

“更年期啊！总会有点怪。”

在平说完笑。素淳也笑，不过是怪他多话的意思。

“唉！”

月琴叹口气，摇了摇头，想说什么，可是又决定不说了。

在平和素淳吃完饭回房去了。光美习惯性地收了碗筷，等会儿阿婆好拿去洗。

月琴不急着想上楼，便闲坐着问她：

“病人多吧？”

“嗯！和平常差不多。”

“你都怎么说？”

“说，医生有事。”

“嗯！”

月琴点点头：

“其实，医生昨天就该打电话回来。这人，也真是！光美，你看他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和平常不大一样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光美说着，竟然不知所以地红了脸。好在饭厅里光线昏暗，不容易让人查觉。不过，她还是侧过了脸去，朝着楼梯口。

“说不定真是在平说的呢！不过这种事，他自己应该很懂啊！”

光美没有听说过什么“更年期”，不过似乎容易叫她想起和女人生理相关的月事之类。所以，她也不好说些什么，只是讪讪笑着。

“回来，也别多问他了。如果真有什么不对劲，你就告诉我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月琴走了，光美独自留下，想着刚才说的话，叫她不要多问利一，其实她怎么会去问呢？

“医师在吗？”

楼下有人高声喊着，光美急急跑了下去，是一对年轻夫妇。

“医师在吗？我小孩发烧。”

女的很焦急，频频摇着怀中啼哭的婴孩。

“哦！不在呢！”

光美回答时，竟然也觉得歉疚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女的很失望，男的则跺脚说：

“走吧！走吧！换一家。”

门口停了一辆红色计程车，是男的自己开来的，车子很快驶向了空荡的入夜街道。光美将玻璃门上锁之前，还特意伸出头外面左右看着，她在想利一会不会提早了今晚回来呢？

利一乘坐头班车回到镇上。

愈是接近诊所，他也就愈是不安。是害怕面对什么呢？当然不是妻子月琴。那么，是年轻的光美？

这是利一始终不愿意承认的，但是这一趟离家，却使他不得不认清这样的事实。

由车站到诊所，长长的街，终是要走尽的。

“回来啦？”

正在里面揩洗玻璃大门的光美，秀丽的笑脸正好嵌在红漆写的“王内科”三字的中央。她轻笑着为利一推开了门。

“回来了。”

利一避免去看她，而使自己不至于太过分的尴尬。

光美接过利一装像机的皮箱，因为没有料到如此沉重，而暗自吃惊着，连忙用双手提牢了肩带。

“上楼休息吧？”

她说。

利一也注意到了那只皮箱对她是太过沉重了，他后悔交了给她，可是也已经太晚了。看光美吃力地上楼，他只有默默跟着。

光美走在前头，因为楼梯阶次而高过了利一。她青蓝色布圆裙的下襞，不规则地起着波浪，几乎拂在利一脸上；利一再次想起了大海。

他问：

“这两天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手给电锯锯到的那个木工来换药，我给他换了。后巷的陈太太说你叫她再来看看的，她嘴里又破了好几个地方。”

“她担心得口腔癌，其实没事。”

光美轻轻地笑着。

上了三楼，光美才想起来：

“先生娘出去了，说买东西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“喔！”